

英汉语言对比视角下的散文英译研究

——以《读书苦乐》为例

卢伟奇，路嘉豪

吉林外国语大学，吉林 长春 130117

DOI: 10.61369/SDME.2025190037

摘 要： 英汉对比为翻译研究核心，聚焦英汉语在语法、语义等方面的异同。本文以杨绛散文《读书苦乐》及其英译本为对象，从语言对比视角，分析英汉语言在词汇、句法、语篇层面的差异，探讨散文翻译应对策略，旨在深化对英汉语言特性的理解，为相关教学及文学翻译实践提供参考与启示。

关 键 词： 英汉语言对比；散文翻译；《读书苦乐》

A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in Prose Translation — A Case Study of "The Bitter-Sweetness of Reading"

Lu Weiqi, Lu Jiahao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117

Abstract：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s the co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 focuse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languages in terms of grammar, semantics, etc. Taking Yang Jiang's prose "The Bitter-Sweetness of Reading"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contrast,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at the lexical, syntactic and textual levels,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es for prose translation. It aim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and provide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relevant teaching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practice.

Keywords： contrastive study of English and Chinese; prose translation; "The bitter-Sweetness of Reading"

引言

语言对比是翻译的重要基础。汉英分属不同语系，在形态、句法等层面差异显著。散文翻译需跨越语言差异、再现风格，是对比研究的典型课题。杨绛的《读书苦乐》以细腻的笔触探讨读书的苦乐之境，彰显了她一生勤于读书的内在原因、状态和境界（杨旭，2011：202），其英译本为研究提供生动素材。本文以此为例，从词汇、句法、语篇层面对比分析，揭示汉英本质差异，探讨应对策略，为翻译教学提供例证。

一、《读书苦乐》及其英译本中的英汉语言对比分析

（一）词汇层面的对比与翻译策略

词汇为语言基础，承载语义与文化。英汉语言词汇差异涉及词形、构词方式等表层形式以及语义理解、文化负载以及动静态表达转换等深层维度^[1]。

1. 文化负载词的处理

文化负载词产生于特定文化背景之下，蕴含着独特的历史、社会、民俗等文化信息，是英汉词汇对比翻译的难点之一。汉语散文因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常出现成语、典故、俗语等文化负载词，其翻译需兼顾语义与文化精准传递，实现“文化传真”^[2]。

例1：“读书苦乐”

译文：“The Bitter-Sweetness of Reading”

《读书苦乐》标题“读书苦乐”中的“苦乐”并非简单的“苦”与“乐”并列，而是以“苦”衬“乐”的偏正结构。若直译为“bitterness and sweetness”，会丧失原文以“乐”为核心的情感基调^[3]；译文中“The Bitter-Sweetness of Reading”通过合成词“bitter-sweetness”既保留“苦”与“乐”的关联，又通过连字符强化偏正关系，准确传达了原文的深层意蕴。此类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需译者跳出字面对等陷阱，立足文本全局，深刻把握词汇在具体语境中的文化功能与语义指向，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使目标语读者获得同等的情感共鸣与思想启迪^[4]。

2. 动词与抽象名词的转换

汉语与英语在词汇语义功能上存在显著差异，汉语倾向动态

叙事，动词使用频繁且灵活；英语则常将动作概念抽象化，以抽象名词或介词短语表达，呈现“静态性”特征^[5]。这种差异在翻译中需灵活转换，实现语义完整传递与句式节奏协调。

例2：“这边爬爬，那边停停”

译文：“crawling our way into the world of books, pausing hither and thither”

汉语倾向于使用动词构建动态叙事，而英语常将动作概念转化为抽象名词或介词短语，体现“静态性”特征。《读书苦乐》中“这边爬爬，那边停停”一句，汉语以重叠动词“爬爬”“停停”描绘动态画面^[6]；英译本将动词转化为分词结构，通过“crawling”“pausing”的分词形式与介词“into”“hither and thither”的搭配，在英语中重构动态场景，同时保持句式的静态平衡，这种转换在翻译中需注意语义的完整性与节奏的协调性^[7]。

（二）句法层面的对比与翻译策略

句法是语言结构核心，集中体现英汉语言差异。汉语秉持“意合”原则，以流水句、无主句呈现灵活松散形态，语义逻辑依托语境与语义序列自然铺陈；英语遵循“形合”规则，借复合句、主谓结构构建严谨体系，逻辑关系靠连接词等显性手段明确呈现^[8]。

1. 流水句与复合句的转换

汉语流水句以短句连缀为特征，依语义逻辑自然铺陈，形似“流水”般自由灵动；英语复合句以主从结构为框架，借连接词显性构建逻辑，呈“树状”层级分明。翻译中需突破语言形式桎梏，实现语义逻辑的跨语言重构^[9]。

例3：“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都可以挨近前去听个足够。”

译文：“We can get close to the host and listen to every word he has to say, no matter where he resides, at home or abroad, what a person he was or is, a contemporary or a man of the past, whatever field he specializes in, or whether he is talking about a serious subject of importance or simply chatting plus cracking jokes...”

该句汉语原文以四个“不问”引导条件状语，从条件铺陈到结论呈现，罗列多维度情形后以“都可以……”收尾，显“意合”特质，逻辑隐含无需连接词^[10]。英译本中先呈核心结论“We can get close to the host”，再借“no matter”系列连接词将隐含条件转为显性从句，补充细节强化层次^[11]。此转换体现英汉依赖语义流与连接词的本质差异，翻译需转化逻辑重心，显化隐性逻辑。

2. 无主句与主谓结构的转换

汉语因“主题突出”，常省略主语形成无主句，依赖语境补全施动者；英语因“主语突出”，强调主谓结构的完整性，需显性呈现主语。翻译中需识别施动者，重构主谓关系，适配英语句法规则^[12]。

例4：“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

译文：“Opening the book is like getting into the door uninvited.”

汉语原文无显性主语，依语境可推知施动者为“读者”，但本文却刻意隐去，以“主题（翻开书面）+动作（闯进大门）”的意合结构聚焦行为，体现“以意驭形”的灵活。英译本将“翻开书面”转为动名词“Opening the book”作主语，补充系动词与明喻结构，构建完整主谓框架，并用分词“uninvited”隐性补充施动者特征，保留语境暗示。此转换显示，汉语无主句的“语境依赖性”需通过英语主谓结构的“形式完整性”重构，以符合语法^[13]。

（三）语篇层面的对比与翻译策略

语篇是语言运用的实际单位，涵盖了句子之上的文本组织与意义传达逻辑。英汉语篇在衔接、信息推进及文体风格再现上差异显著：汉语靠隐性逻辑与语境连贯，英语借显性手段构建逻辑^[14]。

1. 衔接手段的差异与重构

汉语语篇衔接多依赖隐性逻辑与语境连贯，英语则注重显性衔接手段（如连接词、代词、重复等）。

例5：“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至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

译文：“For Hu Gong (or Master Gourd), a master herbalist in ancient China, a magical gourd of his contains the entire world. Likewise, every book... contains a world of its own...”

该语段中，汉语原文依托“壶公悬壶”典故，以“别有天地”重复构建“壶”与“书”的隐性类比衔接，无需显性连接词，依赖读者对文化意象和语境的理解。英语译文用“Likewise”显化类比关系，以“its own”代词回指强化衔接，使语义更清晰。这体现汉语依赖文化意象与语义重复的隐性衔接，英语依赖连接词、代词的显性衔接，翻译需识别汉语隐性逻辑，用英语显性手段重构以保障理解。

2. 文体风格的再现

散文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风格再现。《读书苦乐》语言简洁平实，兼具幽默与哲理，英译本在语篇层面通过词汇选择与句式调整实现风格传递。

例6：“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

译文：“In a nutshell, if what’s said is disagreeable or distasteful, we can make an exit forthwith...”

该语段中，汉语原文中的“反正”“不妨”体现口语化、随意性风格，契合散文“以日常语写哲思”的文体特征，让读者感受亲切自然，译文中“In a nutshell”“we can... forthwith”通过“in a nutshell”的习语与“forthwith”的正式词汇形成亦庄亦谐的语气，既保留原文的随意性，又增添文雅色彩。因此汉语散文的口语化风格，翻译时需兼顾英语的文体适配性，通过“口语词→等效习语/短语”转换，保留风格内核，适配目标语读者的语言审美^[15]。

二、结论与启示

文化与语言相互作用。读者通过对英汉语言进行对比研究,能够更加深入感受语言对文化内涵所产生的影响(龚扬,2022:129)。通过对《读书苦乐》及其译本分析能够发现,汉语具意合、动态、主题突出等孤立语特征;英语显形合、静态、主语突

出等分析性语言特点。翻译时应当针对词汇注重文化负载词的语义转化与动静态重构;句法实现流水句与复合句、无主句与主谓句的转换;语篇强化衔接手段与文体风格;文化兼顾意象传递与思维模式转换。

参考文献

-
- [1] 曹晶. 英汉语言对比与翻译研究 [M]. 北京: 文化发展出版社, 2023.
- [2] 豆涛, 王文斌. 从英汉诗歌语言看其时空性差异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2(3): 31-42+147.
- [3] 龚扬. 英汉语言对比研究在文化领域的体现——评《跨文化交际视阈下的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J]. 中国教育学刊, 2022, (5): 129.
- [4] 胡涵. 基于跨文化视域下英汉语言文化差异探究 [J]. 汉字文化, 2022, (16): 140-143.
- [5] 黄轩. 跨文化视角下英汉语言差异探析 [J]. 英语广场, 2021, (22): 67-70.
- [6] 马会娟, 苗菊.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 [7] 倪筱燕. 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及翻译策略研究 [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3, 7(6): 25-28.
- [8] 束定芳. 现代语义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9] 许哈. 英汉语言差异视角下的英语笔译策略研究 [J]. 品位·经典, 2025, (6): 22-24.
- [10] 杨绛. 读书苦乐 [J]. 共产党员, 2017, (24): 57.
- [11] 杨绛. 杨绛散文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4.
- [12] 杨旭. 杨绛与《读书苦乐》[J]. 社会科学论坛, 2011, (8): 202-206.
- [13] 赵朝永, 王文斌. 汉语流水句英译的结构转换策略: 英汉时空性强弱差异视角 [J]. 外语教学, 2023, 44(4): 15-22.
- [14] Nida, E.A. Language and Culture: Contexts in Translating.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2001.
- [15] Wang Sue. An Implicit Contrast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Modern Chinese, 2016, (9): 159-160.